

第三章 理論架構與研究設計

接下來筆者將說明本研究的理論架構與研究設計，首先說明變數之間在理論上的關係為何定義分析單位，交代資料來源等細節，然後說明依變數與自變數的處理及建構方式，最後以分析架構圖呈現本文進行的主軸。

第一節 理論架構

選民的政治參與是民主政治存在的要件之一，各國政治體系也都提供選民參與政治活動的機會，並非所有選民都會表現出相同程度的參與，總是有部分的選民參與較多，部分的選民參與較少，甚至有一群人是不參與的。是哪些因素左右選民的選舉參與呢？本研究試圖從個體層次與總體層次來觀察影響台灣地區選民選舉參與和投票參與的因素，影響選民投票參與及選舉參與的因素包括社會系絡、選民社會背景，即人口變數，與選民的社會心理因素，即政治態度。

投票是最簡單的政治參與活動之一，一般人較容易參與，並容易受到動員影響；選舉參與是指選民在競選期間所從事的各項活動，包括閱讀選舉公報、報導或傳單，和他人討論選舉，參加政治性集會，甚至擔任助選人員或義工、捐款給政黨或候選人、投票等活動都屬於選舉參與的範疇。由於投票所需要付出的成本或條件、獨立進行投票活動的難易度、投票結果影響所及的範圍等各方面都與其它選舉參與活動表現出不同性質（Verba and Nie，1972：52-54），因此在本研究中將投票參與獨立於選舉參與之外進行分析。

選民參與選舉活動的基礎可以分成兩點：第一、選民本身所能負擔的成本，也就是選民擁有多少資源，當選民所擁有的資源愈豐富，就愈能滿足參與活動所需要的條件，因此參與的意願也會提高。第二、參與動機的強烈程度，若選民本身有強烈的偏好對象，將會誘使選民參與的動機增強，因為選民會希望自己偏好的對象勝出，或者該次選情激烈，致使政治菁英動員的動機增強，那麼政治菁英刺激選民的參與動機，鼓勵選民參與。行動所需的成本及帶來的效益

受到社會系絡的影響，藉由社會系絡勾勒出系絡內個人所能擁有資源，以及特定行動在該系絡中所能帶來的效益。

影響台灣選民選舉參與及投票參與的因素，可以分為包括了個體與總體因素，兩層次的因素以社會系絡做為橋樑，大環境的條件透過人際接觸與特定的環境氛圍對個人產生影響；如農業縣市的選民在決定投票對象時，會比非農業縣市的選民依賴周遭朋友的意見，即使他沒有參加農業團體，由於認知到自己選區的特定，他也會比較重視選區中農業團體的意見。個體層次的因素包含了選民的年齡、教育程度、政治興趣、與政黨認同強度，社會系絡因素包括參與社團頻率、被動員的頻率及方式，總體層次的因素則有都市化程度—各鄉鎮市區農業人口比例，以及政黨競爭程度。

透過社會背景、心理因素、及社會系絡，三種條件的互動，形成個人對周遭事務的態度，這些態度透過外顯行為表現出來；因此在解釋個體行為時，三者缺一不可。以下先說明社會系絡如何影響個體的選舉參與行為，接著說明各自變數與依變數之間的關係為何。

一 社會系絡

社會系絡是連結個人與環境之間的中介變數，個人所居住的環境系絡，大致決定了個人的行為模式，因為系絡的客觀條件限制並形塑了個人所可能擁有的資源與行動所產生的效益，同時也影響個人資訊的獲得。在日常生活環境當中，人與人直接面對面的接觸，不論是透過團體或一對一的互動，皆會使互動的雙方有意無意地傳遞自己所知道的訊息，並且希望得到對方的肯定，同時也在接收對方向自己所發出的期望與壓力；因此使累積豐富人際接觸經驗的個體傾向參與投票及其他競選活動，並希望藉此得到同儕的接納，或拉近彼此的距離，得到「非實質性的利益」。

客觀的外在環境，影響選民參與活動的便利性及參與動機的強弱，致使選民有不同程度的選舉參與。選區環境最受關注的政治性條件乃選舉競爭程度（Patterson and Caldeira, 1983；Rosenstone and Hansen, 1993），而社會經濟條件

則是以都市化程度最為人熟稔（朱雲漢，1979；盛杏媛，1986；雷飛龍、陳義彥等，1989；Shi，2004）。

在政黨政治的架構底下，選舉過程的競爭中政黨是主要行動者，候選人由政黨提名，在個別選區內與他黨候選人競爭，目的在於贏得多數選票、取得席次，因此不僅各個候選人極力爭取選票，政黨及其支持者都希望能在各選區中提名適當數目的候選人，讓選票平均分配，為政黨在立法院內爭取最大的議席比例。因此政黨之間的競爭程度會左右政黨與支持者的動員，刺激選民的參與。就社會經濟條件而言，都市化程度會影響選民參與活動的便利性以及個人所擁有的人際網絡型態，也就是單獨個體與其他個體接觸的主要方式。

（一）參與團體與政治動員

人際網絡是指人與人透過直接接觸所建構的網絡，它連結了客觀環境與個人心理，「全國」對個人而言，顯得天高皇帝遠，但是透過人與人的接觸，全國性事物也可能對個人產生影響。例如各政黨在立法院中的席次比例，乍聽之下對於個人生活似乎無關宏旨，但是由於政黨競爭的關係，在選舉期間，個人人際網絡中對政治事務較為積極或者瞭解較多的親友會努力勸說，希望為自己支持的對象爭取自身人際網絡中其他選民的支持。

這個部分可以從兩方面來討論，參與社團活動的頻率與被動員的頻率及方式。不論選民所參與的團體屬性或型態為何，一旦選民在心理上對該團體有所認同，他的態度與行為就會受到該團體的影響（Campbell et al.，1960：296）。當選民參與團體的頻率愈高，表示其受到該團體的影響愈大，包括他與其他成員接受相同資訊，及其他成員對他的期望所帶來的壓力，因此，他的選舉參與也會提高；參與團體活動的頻率愈低或不參加者，則其選舉參與程度會較低。

動員的過程分成兩方面來討論，首先是被動員者被動地接收由動員者所發出的訊息，對於被動員者而言，取得隨時可以獲得的訊息（readily available information）有助於降低其參與的成本；其次，被動員者面臨了來自動員者所發出的期望及壓力，為了維持人際和諧以及減輕自身的心理壓力，被動員者會傾

向遵循動員者的建議。因此，當某人被動員的次數增加時，其參與的可能性也會隨之增加。此外，在選舉競爭愈激烈的選區，動員的情形也會更加頻繁（Patterson and Caldeira，1983；Rosenstone and Hansen，1993）。另外，當動員者與選民愈親近時，其動員的效果就會愈好。

值得注意的是，低政治興趣以及擁有較少資源的選民，相對於高政治興趣以及擁有較多資源的選民，可能較容易受到其社會系絡的影響（Weatherford，1982：130；Beck，et al.，2002：69）。由於這些選民在進行政治決定時，為了避免負擔蒐集更豐富資訊所需的成本，因此，只會參考手邊既有的資訊，或者僅尋求免費的資訊（free information），因此當團體中或者動員者主動提供相關訊息時，他們會樂於接受並採納。相反地，高政治興趣或擁有較豐厚資源的選民，因為他們有較強的動機以及資源來負擔可能增加的成本，所以在進行政治決策時，傾向由自己主動蒐集相關資訊，也就是說免費資訊對這一群選民的影響並不大。

（二）政黨競爭程度

Rosenstone 與 Hansen（1993：39）認為選民在每次選舉中的參與程度有所起伏，主要是因為政治菁英在每次選舉中所發動程度不一的動員。政治菁英之所以增加動員，是因為選情激烈，需要爭取更多的選票，以增加贏得職位的機會。台灣過去的研究發現在選舉競爭與選舉參與之間的關係雖然不是很穩定，但是大體上呈現正向作用；在候選人競爭程度愈高的地區，選民的投票率也會愈高（雷飛龍、陳義彥等，1989；張世昌，1997）。除了政治菁英之外，較為積極、熱切的忠誠黨員也會受到激烈選情的刺激，而鼓勵周圍親友參與；政黨認同程度較弱或中立的選民，更可能受到多方支持者的勸說。

由於二〇〇一年的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是親民黨正式成立後的第一次全國性選舉，且政黨在立法院內的席次比例攸關法案協商代表產生的比例，因此各政黨致力於爭取更多席次。不僅政黨會鼓勵其支持者配票，選民也可能為了想讓自己支持對象的政治勢力更穩固，進而與親友自動配票給同黨候選人；是故，

筆者認為衡量選舉競爭程度時，從政黨在選區內的得票率為觀察指標比看各候選人的得票率合適，透過同一選區內票源的分裂程度，即可知道在該選區中各政黨之間的競爭程度為何。

（三）都市化程度—農業人口比例

都市化程度對於個人的影響在於，都市化程度較低的地區，如農業地區，居民的人際網絡型態較為緊密，多以面對面的有意識接觸為主，其人際網絡空間集中在地區性，即他自己所居住的地區；都市化程度較高的地區，如都會區，居民的人際網絡型態則是以大眾化的集體傳播為主，如媒體、網路資訊等，其人際網絡空間相對分散於較大範圍的區域。簡單地說，農業地區的人際網絡幅度較小，但是密度較高、人際關係較為深厚；相對而言，都市地區的人際網絡幅度較廣，但是密度較低、人際關係較為淺薄。

陳明通指出地方人際網絡的形成與維繫有賴於成員彼此的互惠行為，也就是提供對方恩惠或及時的需要，由於社會初級團體內的成員彼此利害最直接、互動最頻繁、關係最持久，其互惠行為也最有保證（1998：13-15），在選舉期間，扮演政治菁英動員的關鍵。農業社會的裙帶關係，也就是區域性的緊密聯絡網，使人際接觸有利於政治動員，政治菁英在農業地區進行政治動員所需要的成本較低，收益較高。都市化程度愈高的地區，即低農業人口比例的地區，因為較缺乏固守同一塊土地的觀念以及較為疏離的人際網絡，使居住在低農業人口比例地區的選民，對於該地區政治事務的熟悉度較差，或較不易被政治菁英動員，因此參與政治事務的程度會比較低。換句話說，就台灣選民而言，農業人口比例與選民的投票參與及選舉參與之間，我們預期有正向的關係存在。

二 社會背景

筆者認為年齡與教育程度是影響選民最深厚的社會背景特徵，因為年齡與教育程度也會連帶影響個人的職業及收入，例如高教育程度者的職業多半屬於專業性質，收入較為豐厚，因此以下探討個體社會背景對個體選舉參與的影響時，僅關注年齡及教育程度的影響。

（一）年齡

年齡是解釋個人行為不容忽視的重要變數之一，從選民的生命週期來看，由於選民處於生命中的不同階段，個人所累積的社會經驗及養成的態度左右了選民的行為。年齡對於選舉參與的影響在於，中壯年選民由於和社會及政治事務的關係較為緊密，也累積了一定的參與經驗，因此有較強的參與動機，而年輕的選民因為剛進入社會，對於政治事務仍處於摸索學習的階段，因此參與動機較弱，至於進入老年的選民，由於身體健康狀態的限制，如生理機能退化，以及離開職場，生活圈與社會日漸疏離（Rosenstone and Hansen, 1993: 137），對於政治事務的掌握較中年選民差，參與的動機也會比較弱；同時，年齡攸關選民介入及關心政治事務時間的長短，會影響選民對政治事務以及參與經驗的熟悉度。因此，我們預期年齡與選舉參與的關係如圖 3-1 所示，是一條曲線，且年輕選民在投票參與及選舉參與上的表現，可能較進入老年階段的選民還來得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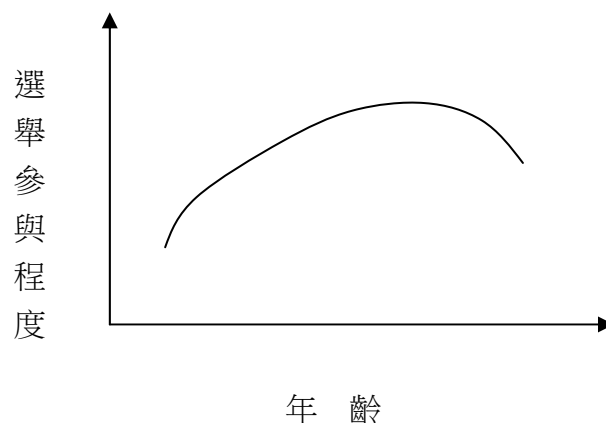


圖 3-1 年齡與選舉參與程度的關係圖

（二）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作為解釋選舉參與的主要變項之一，如同 Wolfinger 和 Rosenstone 在《誰投票？》（*Who Votes?*）中所言，說明了教育程度、收入、與職業不適合被混合成單一指標說明，應該個別討論其與應變數的關係（Wolfinger and

Rosenstone, 1980: 13-36)。筆者認為教育程度乃此三者變數中最重要之變數，由於教育程度會影響職業及收入，故此，本研究分析人口變數對選舉參與之影響時，僅以教育程度作為觀察選民社會經濟地位的指標。

教育程度對選舉參與的影響可以分成兩方面，直接與間接。直接的影響來自於知識的教導、技能的培養等，間接的影響則是透過政治態度及其它環境因素產生，像 Verba 等（1995）所說的公民技巧，在處理政治訊息的時候所需要耗費的時間、精神比教育程度低的選民少，因此有較高的成本接收大量資訊並吸收，進而養成較濃厚的政治興趣、建構自己的思維；反之，對教育程度較低的人來說，他們重視的是心理學家所指「自我成長金字塔」中的最底層—生理需求，生活三餐溫飽才是他們的生活重心，瞭不瞭解政治並不會立即改善生活；且其吸收處理政治相關資訊的能力較差，因而對政治感到興趣缺缺。

高教育程度者的職業與收入，相對於教育程度較低的人來講，前者擁有某些專業知識或有較強的能力，包括認知、分析、理解等能力，所以薪資較高、社會地位也比較高，而低教育程度者較欠缺這些能力，因此他們所從事的職業多屬勞力性質或低收入的工作。因此在架構中並未考量收入與職業。可以預期的是，教育程度高的選民會比教育程度低的選民參與更多的選舉活動。

在人口變數的部分，值得關注的一點是，年齡為三十歲以下及六十歲以上、與低教育程度的選民是否會因為自己擁有較少的資源，而較容易受到其它因素影響其政治決定，將是本文關心的問題之一。

三 心理因素

（一）政黨認同強度

政黨認同在心理層次上，連結了選民與政黨。學者們認為政黨認同強度對於選民的選舉參與具有鼓勵的效果（Campbell et al., 1960: 143-144; Verba and Nie, 1972: 212; Rosenstone and Hansen, 1993: 130-132; 黃秀端, 1995: 63）。主要原因在於，強烈認同某一政黨的選民心中有特定的認同或偏好對象，所以會傾向參與活動以表達支持，例如在選舉中，投他一票，希望自己所支持的政

黨勝出，因此在選舉參與及投票參與的程度較高。反之，政黨認同愈弱者，由於在「政黨」這個政治符號上或政治團體中，沒有特殊的偏好，哪個政黨執政、誰當選，無論選舉結果如何，對他來講都沒有差別，因此參與這些活動的動機比較弱，所以在選舉參與及投票參與的程度較低。值得注意的是，政黨認同強度較弱及中立的選民之政治決定是否較容易受到其它因素左右，這一點亦是本研究關心的問題之一。

（二）政治興趣

政治興趣作為一種政治態度，意指選民受到政治事務的吸引，進而產生關注。此一吸引力可能出自與選民切身攸關的利益，也可能是因為政治事務本身的公共性，或者是某些政治議題的特殊性使然。可以預期的是：政治興趣對選舉參與的影響應該是正向的。當一個人對某件事務特別感興趣時，對相關訊息的掌握會比較敏感、對該事物的熟悉度也會增加，因此有較高的意願參與相關活動；同樣地，當選民對政治事務關注的程度增加時，對相關資訊會比較敏感，蒐集到比較豐富的訊息，成為選民在決定投票對象或者是否參與某候選人或某政黨的活動時，有效的參考依據，因此其參與相關活動的動機及意願會增加。反之，政治興趣較低的選民，對於相關資訊較不敏感、熟悉度較差，因此對參與相關活動也感到興趣缺缺。

第二節 分析單位、資料來源、變數建構與研究方法

瞭解以上理論架構之後，接下來就逐項說明研究分析單位及資料來源、變數建構與研究方法。目前在台灣選民選舉參與的相關研究中，同時分析個體與總體因素的例子並不多。本研究嘗試結合個體與總體資料，對台灣選民的投票參與及選舉參與進行分析，企求瞭解台灣選民在競選期間的參與狀況，及個別變數對投票參與及選舉參與的影響為何。

本研究分析單位為年滿廿歲以上的合格選民，因為根據憲法及有關法規明定唯有公民始具有投票權、能參加選舉，及從事相關的選舉活動。此外，在分析資料中加入總體層次的變數，即各鄉鎮市區及各選區的總體變數。因為若以縣市作為總體變數的蒐集單位，則其範圍過大，個別選民受到環境的影響可能很小，但是若以鄉鎮市區層級的總體資料來分析，此一範圍較符合個體的生活圈（Timpone, 1998: 59；盛杏媛, 1986: 103, 1998: 83；王甫昌, 2002: 44），若以選民選舉區的總體資料來分析，則較符合政治菁英競爭的活動範圍。

個體資料來源為「二〇〇一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全國面訪資料，由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中正大學民意調查研究中心，以及中山大學民意調查中心共同執行。總體資料為各縣市所發行之民國九十年度統計要覽，有遺漏的資料則依時間往前推，如南投縣民國九十年、民國八十九年統計要覽都沒有各鄉鎮市區農業人口，則以民國八十八年統計要覽刊載的資料作為代替。以下說明本研究所關注的各項變數之測量及建構方式：

一 應變數

（一）投票參與

在投票的部分，因為投票與其它選舉活動所需要的動機、技能，以及透過投票所產生的衝突性與結果和其它各種參與活動相當不同（Milbrath and Goel, 1977; Verba and Nie, 1972），因此將投票獨立於選舉參與之外進行分析。在台灣地區，投票是一短時間內可以完成的活動，選民只要攜帶身份證、印章，然後

到投票所領取選票即可投票，選民可以在沒有任何資訊，甚至沒有任何偏好下，決定其投票對象。雖然這樣的動作看似沒有實質意義，仍然有其嚴肅的意涵——起碼選民表達了他對此一選舉制度的認同與支持。

投票參與的測量方式是由受訪者自己回答有投票，和沒有投票兩種，有投票為 1，沒有投票則為 0。

（二）選舉參與

競選期間多樣化的參與活動，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並不相同；因此，本研究依照選民必須負擔的成本高低，配合參與活動本身的難易度，將選舉活動分成二大類：旁觀型活動與實際參與型活動。旁觀型的活動需要負擔的成本較低、困難度也較低，只要具備基本的閱讀或口語能力就能從事這些活動，甚至不需要跟他人互動即可進行，像是在家看電視辯論會或閱讀選舉公報，或者跟親友討論相關問題等，比較集中在看、聽、跟說；即使是討論候選人的優缺點，泰半是跟自己有一定熟悉程度的人討論，所以談話上比較隨性，想到什麼就講什麼，屬於比較初級的參與型態。

採取實際參與型活動需要較強的動機，因為這些活動是公開的，再者，一個人會選擇參加某候選人或某政黨的後援會，泰半是因為這個候選人或政黨是他所支持的，至少是他能接受的，比旁觀型活動參與者有更明確的支持對象。尤有甚者，選民可能就是協助辦理這一類活動的人，自然需要辦活動、邀請人來參加活動的能力，而這些條件是旁觀型選舉參與活動中較不需要的。此外，參加這些活動所需的條件不僅包括時間、金錢，還需要某些能力。如果選民連飯都吃不飽，怎麼會有時間去參加後援會或擔任義工？所以選民參加這些活動，表示其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參與者只有在時間充裕、不需要擔心溫飽的情形下才會參與這一類型的活動。參與這些活動也需要一些技能，諸如社交能力、組織能力等，因此困難度較高。

旁觀型活動包括「閱讀選舉公報」、「閱讀候選人的傳單」、「快報或報刊廣告」、「觀看候選人的電視辯論會或政見發表會」，以及「與他人談論選舉」；實

際參與型活動包括「參加為候選人而舉辦的集會或餐會」、「參加候選人的後援會」、「擔任候選人或政黨的助選工作人員或義工」、「捐款（包括購買餐券、紀念品）」。分類如表 3-1 所示。

表 3-1 中可以看到為了區別不同條件所帶來的成本，以及表示不同活動的難易度，而給予不同類型的活動不同權值。權值的意義在於區別不同選舉參與活動的難易程度及成本高低，因此，權值代表的僅為相對性數值，並非一絕對性數值。且為了避免將不同類型活動的差異過度詮釋，僅按照難易程度及成本高低依序給予旁觀型活動「1」、實際參與型活動「2」的權值。A 到 H 的數值皆為 0 跟 1，由受訪者自己回答在競選期間有沒有從事該項活動，0 表示沒有、1 表示有，依此計分，沒有得 0 分，有則得 1 分，然後累加同一類型的活動得分，再乘以該類型活動的權值，最後將個人在各類型參與的得分加總，即為其選舉參與所得分數。因此選舉參與的最小值為 0，即都不參與，最大值為 12，即各種活動都參與。

表 3-1 選舉參與活動類型

類型	權值	參與項目	成本（條件）
旁觀型活動	1	A 閱讀選舉公報	時間、基本閱讀及口語
		B 閱讀候選人的傳單、快報或報刊廣告	表達能力
		C 觀看候選人的電視辯論會或政見發表會	
		D 與他人談論選舉	
實際參與型活動	2	E 參加為候選人而舉辦的集會或餐會等活動	時間、金錢、能力
		F 參加候選人的後援會	
		G 擔任候選人或政黨的助選工作人員或義工	
		H 捐款	

註：此表部分參考 Verba, Schlozman, and Brady (1995: 48)。

在所有受訪者中，有 82.4% 的受訪者去投票，有七成以上（71.6%）的受訪者曾經參與旁觀型的活動，而曾經實際參與選舉活動的選民僅不到一成（8.7%）。表 3-2 為同時觀察投票參與及選舉參與的情形，有 20.5% 的選民「只投票」，有 52.8% 的選民「投票且參與旁觀型活動，但不參與實際參與型活動」，只有

6.9%的選民「投票並參與旁觀型及實際參與型活動」。由此一參與比例可以看出這三種參與方式的層級性，投票是最初級的活動，選民可以在缺乏資訊的狀態下決定投票對象，旁觀型活動則不需要與他人合作、也不需要相當充足的資訊，就可以獨力完成，而實際投入競選活動需要較高的成本，以及一定的經濟基礎—包括時間與金錢—作後盾，更需要處理事務或社交能力等，因此只有不到一成的選民參與這一類型的活動。

表 3-2 大致說明了會參與較高層級活動的選民通常也會參與較低層級的活動，可見會參與實際參與型活動的選民在政治上都相當積極，也傾向會去參與旁觀型活動及投票；但是參與較低層級活動的選民，並不必然會參與較高層級的活動。簡單地說，選民參與選舉活動是有層級性的，且活動的層級愈高，參與的選民比例就愈少。由於投票參與異於其它兩種選舉參與方式，因此接下來本章中所討論的選舉參與並不包括投票參與，僅討論旁觀型參與及實際參與型參與。

表3-2 選舉參與之次數分配表（依類型）

參與活動	人數	百分比
都不參與	120	5.9
只投票	414	20.5
只參與旁觀型活動，但不參與實際參與型活動及投票	217	10.7
只參與實際參與型活動，但不參與旁觀型活動及投票	2	0.1
投票且參與旁觀型活動，但不參與實際參與型活動	1067	52.8
投票且參與實際參與型活動，但不參與旁觀型活動	23	1.1
參與旁觀型及實際參與型活動，但不投票	11	0.5
投票並參與旁觀型及實際參與型活動	139	6.9
遺漏值	29	1.4
合計	2022	100.0

註：遺漏值為拒答是否投票者。

建構「選舉參與」測量指標的方式，是將受訪者在實際參與型的得分乘以二再加上旁觀型活動的得分。必須再次強調的是，權值代表的是相對性數值，而非絕對性數值，它的意義在於區別不同類型活動的層級性，且為了避免過度詮釋不同類型選舉參與活動的差異性，因此，僅依層級高低給予旁觀型活動

「1」、實際參與型活動「2」的權值。

從表 3-3 選舉參與之次數分配結果可以看到，選舉參與層級愈高，參與的選民比例愈少。在所有受訪者當中，有二成七（27.2%）的選民完全不參與任何選舉活動，有二成三（23.3%）的選民僅參與一項旁觀型活動，而選舉參與得分在五分以上的選民僅 5%。為了避免過度詮釋不同選舉參與間的差距，因此分析時，將 5 至 12 的選舉參與重新編碼為 5。

表 3-3 選舉參與之次數分配表

選舉參與程度 = 旁觀型 + 2 × 實際參與型	人數	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0	550	27.2	27.2
1	471	23.3	50.5
2	408	20.2	70.7
3	336	16.6	87.3
4	160	7.9	95.2
5	38	1.9	97.1
6	28	1.4	98.5
7	11	0.5	99.0
8	5	0.2	99.3
9	1	0.0 ^a	99.3
10	6	0.3	99.6
11	1	0.0 ^a	99.7
12	7	0.3	100.0
合計	2022	100.0	100.0

註：平均值為 1.8，標準差為 1.7。

a：由於百分比數值很小，故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一位時，其值幾近於 0.0。

二 自變數

（一）參與社團頻率

選民參與社團活動的頻率之測量方式是詢問受訪者「請問您是否常常參加一些社團的活動？」，由受訪者自己回答是「時常參加」、「有時參加」、「很少參加」，或「從不參加」。

（二）被動員頻率

選民被動員頻率的測量是透過逐一詢問受訪者在第五屆立法委員選舉期間「有沒有立委候選人用電話語音拉票？」、「有沒有立法委員候選人當面拉票？」

「有沒有立法委員助選人員或義工拉票？」、「有沒有政黨工作人員拉票？」、「有沒有自己服務機構的上司或同事拉票？」、「有沒有一般同業公會、幫會、社會公益及社會服務團體拉票？」、「有沒有地方上有名望的人拉票？」、「有沒有村里鄰長或村里幹事拉票？」、「有沒有鄰居拉票？」、「有沒有同學或朋友來向您或您家人拉票？」以及「有沒有親戚或家人來向您拉票？」然後累計受訪者在競選期間總共被幾種動員方式接觸到，以此作為被動員頻率的計算方式，因此極大值為 11，即受訪者有被各種動員方式接觸到，極小值則為 0，表示受訪者完全沒有被上述動員方式接觸到。

透過此一測量方式，得到選民平均被動員頻率為 2.4，標準差為 2.1，可見就全體選民而言，被動員的頻率是偏低的。為了方便進行交叉分析，筆者依被動員頻率多寡，分成四個類別，將計算後的被動員頻率 0 歸類為「無」，1 為「低」，2 至 4 為「中」，5 以上為「高」。

（三）被動員方式

筆者依照動員者與被動員者的關係分為五類，第一類為非直接面對面接觸的「電話語音」，第二類是透過政治菁英來拉票，包括「候選人當面」、「助選人員或義工」、與「政黨工作人員」，第三類為透過同儕團體或上司拉票，包括「上司或同事」與「一般同業公會、幫會、社會公益及社會服務團體」，第四類為透過地方菁英來拉票，包括「地方上有名望的人」與「村里鄰長或村里幹事」，最後一類是透過選民日常生活圈來進行拉票，包括「鄰居、同學、朋友、親戚或家人」。如有被「電話語音」動員為 1，沒有被「電話語音」動員則為 0，依此類推。

（四）政黨競爭程度

選區的政治性因素以政黨競爭程度作為觀察指標，本研究參考 Rae 所設計的國會中政黨分裂指數來計算政黨競爭程度¹：

¹ Rae 透過此一計算方式來測量政黨在國會中的分裂程度， F 為分裂指數， n 為政黨數目， P_i

$$F_j = 1 - \sum_{i=1}^n P_i^2$$

在本研究中，透過此一計算方式測量各政黨在選舉期間爭取選票的競爭程度， F_j 為各政黨第 j 選舉區的競爭指數， n 為政黨數目， P_i 為第 i 個政黨在該選舉區的得票率，列入計算的政黨包括國民黨、民進黨、新黨、建國黨、台聯與親民黨，其它政黨及無黨籍候選人則視為同一政黨來計算； F 值愈大表示政黨競爭愈激烈，此時選民的參與動機受到刺激，其選舉參與程度應該也會提高。

此一計算方式的用意在於，在同一選區中，隨機取兩名候選人，他們屬同一政黨的機率為何，若同次選舉中，愈多候選人屬同一政黨，則 F 值就會愈小，表示選票集中在某一政黨的程度上高，各政黨之間的競爭程度低；若候選人分屬多個不同政黨，則 F 值就會愈大，表示選票集中在某一政黨的程度上低，即政黨之間的競爭程度高。測量結果顯示各選區政黨競爭程度都在零點五以上，最小值為 0.58，最大值為 0.79，平均值為 0.73，標準差為 0.05。這主要是因為甫遭輪替的國民黨、第一次擔任執政黨的民進黨，以及在八十九年第十屆總統與副總統選舉之後，於九十年剛剛成立的親民黨及台灣團結聯盟，都極力爭取第五屆立法院中的席次，力圖在國會中穩固並擴張自己的政治勢力。

若依照競爭程度高低分類，將政黨競爭程度「0.73 以下」的地區歸類為「低政黨競爭程度」，政黨競爭程度「0.73 至 0.75」的地區歸類為「中政黨競爭程度」，政黨競爭程度為「0.75 以上」的地區歸類為「高政黨競爭程度」，則其所包含選舉區如表 3-4 所列。有四成（40.8%）的選區為高政黨競爭程度，三成（29.6%）選舉區為中政黨競爭程度，以及三成（29.6%）選舉區為低政黨競爭程度。

為第 i 個政黨在國會中所擁有的議席百分比， $\sum_{i=1}^n P_i^2$ 為議席百分比平方連加的總和。政黨分裂指數是將各政黨在國會中所佔議席比平方後加總，其用意在於成對取樣的概念，亦即隨意從國會中抽出兩位議員，他們屬於同一政黨的可能性大小，所以加以平方，而各政黨議席百分比平方加總後的值愈大，表示政黨分裂程度愈低，也就是說隨意抽出兩位議員屬於同一政黨的可能性愈高；接著用 1 減去此加總值，即為國會中政黨分裂的指數，數值愈大，國會內政黨分裂的程度愈高。分裂指數最高為 1，即每個議員各成一黨，最低為 0，即所有議員屬於同一政黨，若兩黨議席各半，則分裂指數為 0.5 (Rae, 1971: 56; 雷飛龍譯, 2000: 369-370)。

表3-4 選舉區政黨競爭程度之一覽表

政黨競爭程度	選舉區
低	宜蘭縣、南投縣、雲林縣、台南縣、屏東縣、 台東縣、花蓮縣、澎湖縣
中	桃園縣、苗栗縣、台中縣、彰化縣、高雄縣、 台中市、台南市、台北縣第二選區
高	新竹縣、嘉義縣、基隆市、新竹市、嘉義市、 台北縣第一選區、台北縣第三選區、 台北市第一選區、台北市第二選區、 高雄市第一選區、高雄市第二選區
合計	27

(五) 農業人口比例

都市化程度在交通便利與否、選民教育程度、資訊流通等面向上會影響選民的政治生活，但是現今社會的交通及傳播媒體分佈等已經相當普及，行政院主計處於民國九十一年完成的「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指出，家庭擁有彩色電視機的普及率已經高達 99.6%，顯示硬體設備的改良已經相當普遍，因此在評估各地區都市化程度的時候，本研究選擇產業型態作為衡量指標。因為都市化程度高的地區多半以第二或第三級產業為主要產業型態，而都市化程度低的地區則以第一級產業為主要產業型態，由於農業屬第一級產業，因此在都市化程度較低的地方，仍佔有相當高比例的人口從事農業生產，而在都市化程度較高的地方，由於現代化建設興起，農地減少，就業人口亦多轉移至第二級或第三級產業，農業人口僅佔少數，所以本研究以各鄉鎮市區之農業人口比例作為都市化程度指標，農業人口比例愈高，表示都市化程度愈低。

台灣地區的農業人口比例，除了新竹市與台中縣統計要覽刊載九十年農業人口比例外，其他縣市最近的資料為八十八年，因此以八十八年資料作為替代。各選舉區之農業人口比例平均值為 18.9%，標準差為 17.0%，各選舉區的農業人口比例變化相當大，少則不到一個百分點（台北市第二選區 0.2%），多則將近五成（雲林縣 49.5%）。

為了方便進行交叉分析，我們依照農業人口比例高低分為三類，農業人口比例在一成以下的地區歸類為「低農業人口比例地區」，農業人口比例一成至三

成的地區為「中農業人口比例地區」，農業人口比例超過三成的地區為「高農業人口比例地區」，結果如表 3-5 所示；在 27 個選舉區中，有 12 個選舉區為低農業人口比例地區，多為都市型態地區，有 5 個選舉區為中農業人口比例地區，有 10 個選舉區為高農業人口比例地區，多為農業縣市。

表 3-5 選舉區農業人口比例之一覽表

農業人口比例	選舉區
低	台北縣第一選區、台北縣第二選區、 台北縣第三選區、基隆市、新竹市、 台中市、嘉義市、台南市、 台北市第一選區、台北市第二選區、 高雄市第一選區、高雄市第二選區
中	桃園縣、台中縣、高雄縣、 花蓮縣、澎湖縣
高	宜蘭縣、新竹縣、苗栗縣、 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嘉義縣、台南縣、屏東縣、 台東縣
合計	27

資料來源：各縣市發行之人口統計要覽，筆者自行整理。

但是在進行分析時，由於政黨勢力在同一選舉區內的各鄉鎮市區並沒有平均分佈，在 SNTV 制度下，各政黨為求勝選，必須做適當的配票，而各政黨的配票策略也決定性地影響候選人票源的集散程度（盛杏媛，1998：90），由於同一選舉區內各鄉鎮市區的經濟條件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異質性，因此政黨可能鎖定特定鄉鎮市區做出特定訴求，是故本文探討農業人口比例與其它變數的關係時，以鄉鎮市區層級的資料進行分析。

（六）年齡

本研究將選民的年齡以每十年作為劃分單位，如此能更清楚觀察到年齡與選舉參與之間的曲線關係，依序分成 20 歲至 29 歲、30 歲至 39 歲、40 歲至 49 歲、50 歲至 59 歲，以及 60 歲以上，共五組。30 歲以下的選民，擁有十年以下的正式參政權，對於社會經驗較為缺乏、缺乏穩定的生涯規劃，政治態度較為

相近；30 歲至 59 歲的選民則投入職場已經有一段時間，且可能自組家庭，所面臨的經濟及心理壓力相似，對於政治事務的看法可能會比較接近；60 歲以上選民歸為一類，是因為 60 歲選民多半已經接近或已經退休，離開職場，與社會的連結愈來愈疏遠，因此在選舉參與上的表現會比較相近。

（七）教育程度

個人教育程度則區分成四個層級：國中以下，包括國小、未入學、不識字、國中；高中職為第二類；專科為第三類，大學以上為第四類，包括大學、研究所碩博士。這樣的分類主要是考量到現在教育程度普遍提升，且小學、國初中教育程度的選民對政治事物的認知相去不多。就讀專科的學生雖然和高中高職學生年紀相仿，但因為教育體系不同，加上入學條件不同，因此會培養出不同的政治定向，所以將高中職與專科分為兩項。至於大學以上，不僅學習能力較強，在口語技巧、認知能力、分析、組織等能力較強，在這方面受到的訓練也比較多；加上大學之後的政治定向可能已經有一定的穩定度，受到他人的影響較有限，所以將研究所和大學歸為一類。

（八）政黨認同強度

政黨認同強度是透過一組問題詢問，先問受訪者有沒有偏向哪個政黨，如果有，則追問支持的對象及支持程度，支持程度分為非常、普通、有一點；如果一開始受訪者回答沒有偏向任何政黨，則追問相對來說，有沒有稍微偏向哪個政黨。所以總共將政黨認同強度分成四個層次：支持程度很強、普通，有一點及稍微，以及中立無偏向。

（九）政治興趣

政治興趣在此不僅指對該次選舉的關心程度，同時也包含平時與他人討論政治議題的頻率。透過詢問受訪者「平時與人討論有關政治或選舉方面的議題」和「對這次立委選舉的關心程度」來測量受訪者之政治興趣，受訪者的答案依序為「時常討論」、「有時討論」、「很少討論」、「從不討論」，以及「非常關心」、「有點關心」、「不太關心」和「非常不關心」，皆為 1 到 4 的分數，將二道題目

相加作為政治興趣的觀察指標，因此最大值為 8，表示對政治事務「時常討論」且「非常關心」，最小值為 2，對政治事務「從不討論」且「非常不關心」。為了方便進行交叉分析，筆者依政治興趣多寡，分成四個類別，將計算後的政治興趣 1、2 歸類為「低政治興趣」，3、4 為「中低政治興趣」，5、6 為「中高政治興趣」，7、8 為「高政治興趣」。圖 3-2 為本研究之分析架構圖。

綜合以上的說明，本研究認為選民所在的環境系絡會透過選民所具備的其它變數，包括選民的社會背景與政治態度，及人際網絡，對其參與行為產生影響，尤其是選民與其他人的互動、接觸，會是影響選民參與行為非常重要的因素，圖 3-2 為本研究之分析架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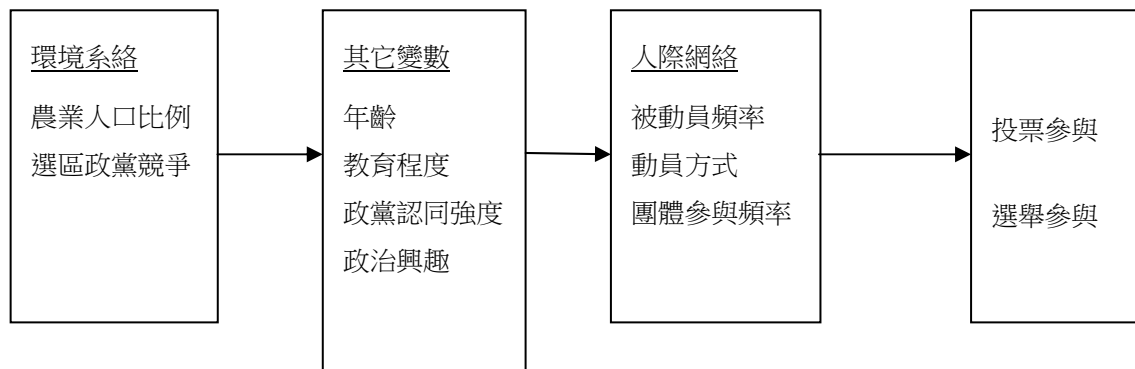


圖 3-2 本研究之分析架構圖

三 分析方法

投票參與分成「投票」和「未投票」，為二分變數，選舉參與則是一有程度高低之別的順序變數，運用交叉分析、變異數分析、T 檢定、相關分析等統計方法來探討各變數之間的關係。

